

月儿依旧那样圆

唐晓伟

这个正月十五
月儿依旧那样圆
突发疫情在神州蔓延
共和国吹响“战疫”集结号
逆行身影铸成钢铁防线
驰援汇聚爱的洪流
明知危险却步履铿锵一往无前
十天建医院,火神雷神,举世惊叹
16省援武汉,汇聚力量,攻坚克难
不屈不挠让龙的传人血脉相连
多灾多难使中华民族意志更坚

这个正月十五
汤圆依旧那样甜
自贡书记哽咽着“平安归来,不许一人掉队”
是壮行的叮咛,更是凯旋的新盼
站台送别挥泪喊“平安归来,我包一年家务”
是丈夫的担忧,更是深爱的告白
青丝在剪刀声中飘落的那一刻
脸颊被口罩勒出血痕的那一刻
防护服被汗水多次浸透的那一刻
医生们瘫倒在病房里的那一刻
那一刻,我们品尝着汤圆安享岁月静好
那一刻,却有无数的人替我们守护平安

这个正月十五
彩灯依旧那样炫
不闻锣鼓喧天,斗室响应国家号召
不见人群熙攘,寓家里静待疫霾云消
可他们——他们用汗水泪水鲜血
打响围剿疫情肆虐的阻击战
耄耋之年的钟南山犹如一面旗帜
铁肩道义奏响英雄的礼赞
三东大汉吃着煎饼卷蒜薹满脸淡然
一句“没钱可以出力”
只为把新鲜的菜蔬快点送抵武汉
河南小伙打车到火神山医院援建
无数普通人用平凡把义举彰显
我们坚信:众人拾柴必将星火燎原

离我们很近

原野闪电

曾在媒体上看到过报道
脑海中有过一闪
以为离我们很远
以为与我们无关
哪曾想原来离我们那么近
你对面可能就是A
可能就是C
可能就是不知道的B
可能就是无数的B1B2B3
经手的快递、邮件、蔬菜
经过的楼梯、电梯、走廊
甚至特定环境中的空气
都有可能
无数的无数的被邂逅了
成千上万的被亲吻了
有的坚持不住倒下了
成天窝在家里的
似乎有些不耐烦
蠢蠢欲动
比起躺在医院的
你又不幸幸福了多少
还是呆在家里吧
享享天伦之乐
不仅节约了紧缺的口罩
关键远离了风险
因为真的
离我们很近
很近

毛柯柯
这是一个注定要记入史册的新年……

庚子年来临之前,城市和乡村百姓置办年货的热情仍如往年,大街小巷,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都是在为迎新辞旧而忙碌。腊月廿八下午,我还托人在溪口一酒店预订了可坐20多人的大圆桌,约了亲朋好友在初三日相聚。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传播的信息报道,迅速激起人们的意识警觉,灾害突如其来,一场关乎百姓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了。大家相互提醒,仅在一夜之间,好像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千百年来形成的迎来送往、聚会聚餐、拜岁欢度的过年习俗。街道上人流稀疏,公园里鸦雀无声,酒店前空旷无车,空气中异常肃静,这与我记忆中所有新年情景截然不同。

安心居家,隔离防护,是战胜疫情的低成本措施。我喜欢安静的休息日,难能有如此充裕的新年时间……

书架中堆放有不少老旧的书籍,我立身旁边随手翻看,一封纸张泛黄的家书从书页中露出,于是我把信展开。这是母亲于44年前的深冬写给我的,也在那年的初冬,我结束了三年农村插队岁月,由一名知青被招工为农场职工。虽然身份上有了从挣工分到挣工资的变化,但生活和工作环境依旧,人没有离开藏地,仅是生活区域的海拔由原先两千五百米左右升高到三千多米。目光移至窗外,尘封已久的新年旧事,又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

几十年前,溪口依旧沿用着老式过年做法。外婆是清光绪时代生人,所育一儿两女都在外地工作,她的娘家在新建村。腊月来临,乡村各家都着手春年糕,那时年糕制作没有采用

机械化,外婆只能回娘家依靠她侄儿们帮忙。传统年糕的做法有蛮多步骤,首先是淘洗粳米,并浸泡半月;准备上笼蒸熟前,还得将浸泡的粳米再洗净,沥干水分后倒入石臼,需人工用杵将米粒舂成米粉;舂好的米粉还得用板筛过滤,使米粉的颗粒大小尽量均匀,之后放入笼屉在大锅里蒸了。

春年糕是气力活,蒸熟的米粉松散而洁白,热气腾腾地倒入石臼后,一个人挥举起石杵用力舂,一个人用手沾着清水快速翻,需要几十个回合,松散的米粉被锤炼得凝结成羊脂玉般的面团,就可以压制年糕了,这种年糕我感觉更加好吃。那时,我泥鳅般窜来窜去,灶房间张望一眼,石臼旁凑个热闹,一饷跟在娘舅屁股后面,在鹅卵石铺就的逼仄小道奔来跑去;一饷全然不听婆婆、阿姨们的婉劝,非得硬着头爬上桌面,压两块不像样的年糕。跑累了,肚饥了,揪一疙瘩“羊脂玉”往糖碗里滚一下,边往嘴里送,边继续嬉笑打闹,真的不亦乐乎!

后来在西北兰州过新年,随处能看到融汇南北乡俗的踩高跷、舞龙头、打腰鼓、闹社火、猜灯谜等节日活动,具有千年的历史。演员们穿戴得五彩缤纷,脸上画得花花绿绿,干燥细腻的尘土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在粗犷的舞步中纷纷扬起,铺天盖地形成淡黄色,层次感很强的薄雾。将观看者与表演者团团裹住,大家仿佛都腾飞于云空之中……

记忆里最多的趣事与燃放鞭炮有关。在计划时代,鞭炮的品种屈指可数,孩子们玩的只有“小鞭”“钢鞭”以及“二踢脚”“窜天猴”等。那时鞭炮的火药为黄色,威力相对黑火药要小。

鞭炮品种与数量的稀少,反而启发了孩童的智慧,燃放时的花样多了起来,增加了童趣。像“小鞭”,孩子们

绝对舍不得整串点燃,都是一枚枚拆散开来,小心揣入崭新的棉袄口袋,要“细水长流”地燃放。孩子们手里会举着一柱香,那时流传着“傻子放炮精人看”的俗语,大家都簇拥着观看别人放炮,实在熬不住才从自己口袋里摸一枚,点着了抛入高空……也会遇见没有炸响的鞭炮,勇敢者会拿根小棒翻拨一阵子,再捡起来观察。也有捻子突然“死灰复燃”,鞭炮便在小手里爆炸,呜哩哇啦的痛哭会引来家长的责骂。女孩子口袋里多少也装有“小鞭”,她们总央求胆大的男孩帮忙燃放,自己则扭身立于远处,双手掩耳,半眯着眼睛,紧张地等待着“啪”的脆响,感受纸屑纷纷落下,青烟伴随火药味徐徐散开的快乐。男孩子大多比较顽皮,他们的恶作剧是把点燃的“小鞭”故意丢在胆小女孩的身后,惊吓她们。

玩耍时,孩子们的猎奇心理随时萌发,有时他们会把点燃的鞭炮置于玻璃瓶中,观察爆炸的威力。有时会将喷吐火花的“钢鞭”用小铁罐子盖住,随着“嘭”一声,铁罐飞起、落地、变形,孩子们也喜悦。

“二踢脚”也就是两响炮,那会买一支需要几分钱,属于高档炮仗了,能够买得起、放得起的人屈指可数,拥有者都是稍大些的少年。有一次孩子们发现家属院二楼的一户人家窗户敞开,便选择在六七米远的窗下,将“二踢脚”用砖块架成45度仰角,炮声响罢,前段便被准确弹入窗内。接着一声闷响,屋内一片哭闹,一个男人手扶窗框,把头探出愤怒的骂,那一刻,八九个孩童早已止住笑声,吓得四处逃开,作鸟兽散……

时过境迁,曾经的顽皮嬉闹已演变升级为今天的经验和教训,现在城乡各地,基本上看不到儿童们独自燃放烟花爆竹的景况了!

仿佛在不知不觉中,我就失去了过年的兴趣,对水糖果、六谷胖、番薯干、花生米、葵花籽,还有新衣裳、大炮仗以及压岁钱,也觉得可有可无。社会上提倡移风易俗和团体拜年后,好几个新年节后的上班,第一件事先是随同领导去各个办公室转一转,相互拜年,意思到了,心也就到了,也觉得轻松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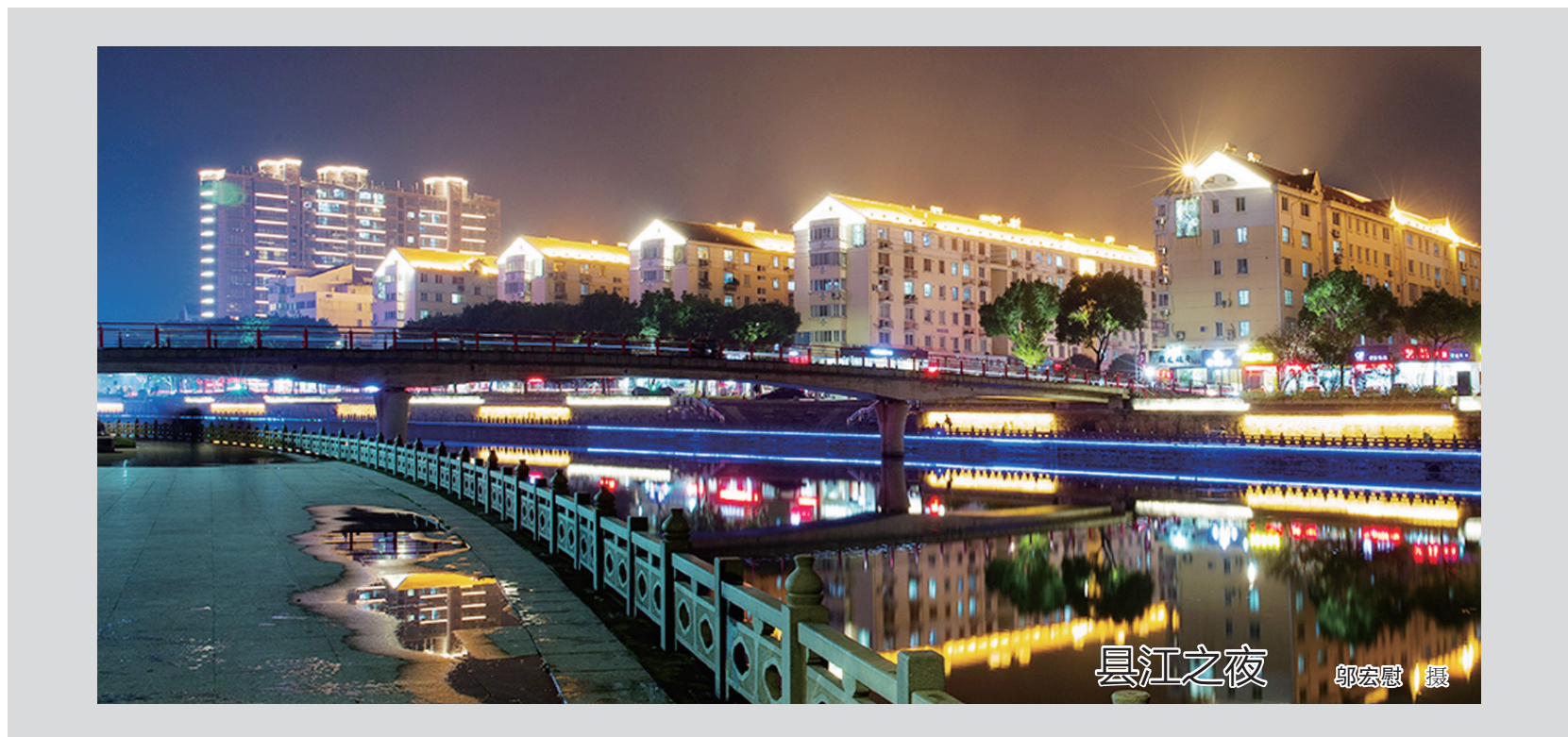
随着父母亲退休后落叶归根,每年的春运潮有了我的身影,那段岁月,我有新年的仪式感。父母亲在祈福祭拜过程中虔诚而严肃,仪式上充满敬畏和感恩,供品包括鸡、鱼、肉、蛋、豆腐、年糕等,含有祈求来年吉祥如意,健康平安的心愿。

年夜饭之后,要围着电视机观看春节联欢晚会。零点的钟声是燃放烟花爆竹的指令。接下来吃夜点心,发红包。不想熬夜的人还有时间睡三两个小时。在初一大早的拜年声中,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今年的三十晚上,我独自在康养医院陪伴母亲过年。子夜时分,我俯身母亲耳边,轻轻地告诉她:“妈,过年了,祝您新年快乐!”母亲把嘴角抿了抿,目光略微向我转动……我猛然想到上一个庚子鼠年,那是1960年的某夜,母亲哄我睡着后,悄悄起身倒了一碗水,又添加了几滴酱油,刚慢慢咽下几口,我似乎醒了,朦朦胧胧地问道:“妈!你在吃啥呀?”“妈妈喝点开水!”母亲回答我。

母亲早年就读于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宁波甬江女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至杭州读书并参加工作。年轻时,母亲有两件人生大事征求住在上海的外公意见:等到孩子长大了,你会苦出头的!”母亲接受了外公的建议,尝尽了人生难咽之苦……

春将至,花即开,期盼母亲早日康复!



当旅行遭遇疫情

虞燕

春节的这次旅行,安排的时间跨度有点长,并任性了一回,不做攻略,随走随玩。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发声时,一家三口已到了云水谣古镇,翻翻微信朋友圈和各大群,气氛有些紧张,但当时在古镇,游客和原住民都悠悠哉哉的,未见一丝恐慌,几乎没有戴口罩的人,福建也未出现病例,我们便安心了,继续尽情地玩。

1月21日傍晚到厦门,订好曾厝垵旁边的特色民宿,捧着手机浏览各种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网上已在呼吁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内心有隐隐的不安,像曾厝垵这样的网红美食街,游客肯定不会少,但又不好突然取消,这样会让家里另两位“吃货”扫兴。从民宿出来,经过街角一个小摊,女儿看了兔耳帽,我顺便问有没有口罩,摊主笑着摇了摇头,而后补上一句:我老公倒是提过进口罩,我没进,谁会买啊!听她那口气,大概觉得我特作特怕死吧。

拐弯进入曾厝垵小吃街,人流与喧嚣纷涌而至,一阵眩晕,什么海鲜煎、烤榴莲、姜母鸭、沙茶面等陡然失去了魅力,匆匆忙忙买了几

张照片后,果断决定,中止旅行。返程路上,车辆稀少,一方面,跟时间有关,毕竟大年廿九了,另一方面,肯定与疫情脱不了干系。彼时,无论网络还是现实,都呈人心惶惶之势。从厦门到奉化,我们就进了一次服务区,泡方便面。服务区的车也比平时少,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戴了口罩,不敢多停留,在车上吃完泡面,我们迅速驶离。

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严重程度超乎我的想象,车窗外,天色渐暗,整个世界灰蒙蒙的。随之到厦门也确诊了一例,我忐忑万分,开始后悔旅行中止得太晚了,应该早两天就撤退的。控制不住地每过一会就摸摸女儿的额头,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侯先生又笑我神经过敏,我没心情反驳他。2003年SARS留下的阴影正在我心里不断放大。当时,信息的来源主要通过广播和电视新闻,确诊、死亡,每一个数字狠狠扯着人们脆弱神经。而偏偏那个节假日,侯先生全副武装(口罩、眼镜、手套、帽子)地从河北回到了岛上,下船时量体温,正常。镇上要求每天去指定地点量体温,第二天,他体温偏高,有发烧迹象,被当作疑似病例隔离。马上,一群戴口罩穿白大褂的人冲进我们的店和家,在

每个角落喷消毒液,用同情的眼神远远看我。而后,我和我妈也被隔离在家了。当然,侯先生最终没事。那个时候,我特别年轻,差点被生离死别的恐惧淹没,时隔17年,回想起依然心有余悸。如今这态势,跟SARS何其相似,咱们国家和人民又到了一个艰难的时刻。

回到奉化,一家三口自行居家隔离,本以为是静下来看看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每天关注疫情,牵挂家人身体状况,为危难中的人们揪心和祈福。有时候睡着睡着会不由自主回顾旅行途中接触过的人,一遍又一遍,生怕漏掉一个,他们中会不会有感染者?总是自己吓自己。心里明白,这是因过度关注疫情而引起焦虑了。

近日,常在微信上和亲戚、朋友问安、交流,大家心态都挺好,说一定要乖乖在家睡觉,不出去添乱就是给国家做贡献呢,等打败疫情,来一次踏青大狂欢。偶尔也分享电影和美食的做法。我的焦虑症无意中缓解了不少。今晨,被窗外热闹的鸟鸣唤醒。果然,过了立春,生动而充满生机的春天就来了,卫健委专家说,疫情的拐点也将到来。万物起始,一切更生,百花盛开不会远的。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栎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